

金瓶梅
四

182

10

24

此下單講瓶兒矣撞見瓶兒必寫子虛請來自己引賊入室
見交匪類之報又見托人之失

描寫兒勾情處純以憨勝情與金蓮和反以便另起花樣不
致犯手也若王六兒又特犯金蓮而奔不犯之巧者也此書
可謂無法不備

寫瓶兒幾番得說春信俱用子虛往院中作間見得不能修
身刑于寡妻之報必至如此也可異可異請西門往院中去
一引後用院中灌醉一開則兩番勾魂已出未用雙腰安下
伯爵希大語一總下郎借此意串下寫一無數打聽勾挑處
未又以一番白話作結作圓滿相宜描神妙筆也

金蓮瓶兒勢不得不始合者也然作者之巧即以花園相近作紐使瓶兒創心眼注定金蓮全是自己心事出現真是史遷再世

寫瓶兒春愁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蓮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蓮看手卷效尤一影總是不用正筆純用烘雲托月之法而迎春踪跡金蓮固龍根由又爲理星一點月娘罪案不言皆見英文筆之巧如此人知迎春偷戲爲影寫法不知其于瓶兒佈置偷情西門虛心等待只用點綴起句開門數字而兩邊情事兩人心事俱已入化矣真妙文筆也

第十三回

李瓶姐墻頭密約

深有意隱底私窺

詞曰

綉面芙蓉一笑開斜飛就鴨襖香腮眼波纔動被人倩

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悵月移花影約重來此

另出千眼白
是瓶兒人物

不謂山花子

話說一口西門慶往前邊走來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家

使小厮拿帖子來請你吃酒西門慶觀看帖子寫着卽午院中吳

銀家一紙希卽過我同往墓前少頃力選衣帽叫了兩箇跟隨騎

匹駿馬先趕到杜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子虛請來他渾家李

瓶兒夏目帶戴看銀絲簪金鑲紫瑣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

線鑲邊裙襖透露一對紅鴛鴦嘴尖尖趨趨小腳立在二門裏臺

基上那西門慶三不知走進門兩下撞了个滿懷無心那有心這

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月了一面，補不曾細玩今日對面兒了，見他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兒，細灣彎兩道眉兒，又

鳥不覺魂飛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

去了，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綉春，請西門慶客位內

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

小事出去了，便來也。丫鬟捧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

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在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西字和勸

他早些回家，兩個小廝又都跟去了。正是這兩個丫鬟和奴家中

無人。西門慶便道：娘子說得有理。這裏事要緊，娘子既然分付在

下，在下已定伴哥哥同去同來。一番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

便回房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禮說道哥哥下降，小弟適有些

不得，小事出去失迎，恕罪。正是分賓主坐下，便叫小廝看茶，

央爹罷。又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聚兒來。我和西門慶吃三五起

身。今日六月二十四，是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哥同往一樂。西門慶

道：二哥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兩銀子。映出子虛西門

慶見左右放桌兒，說道：不消坐了。咱從那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

敢入留哥哥坐。一回少頃，就是齊整，兩盤拿將上來，銀高麗菜花

鍾，切人三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玳安

取了分資來，一同趕馬上馬，送往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

那裏花槍、疏族、歌舞吹彈，飲酒至三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

子虛灌得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相伴他一同來家。

子虛到家，是說帶的，小廝叫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

同了鬚鬚着燈燭出來把子虛送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
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機關甚西門慶說道這夫才言酒多矣

看奴這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屈身還着說道

不敢慢工這裏分付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司一搭里來家并過

娘子就心願的在下幹事不的了方纔哥在他家被那些小淫娃

子我強着催哥起身走到樂是堂見門首粉頭與香兒家也坐

兒講話時又與鄭小名時做鄭觀音生的一標人物哥就要往他

家去被我再三攔住勸他說道恐怕家中娘子放心不下方纔

一直來家告到鄭家便有一夜不來娘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痴

塗娘子又哥年信太家室如何這丟了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

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還尋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

痛痛耳這裏過後人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外薄面勸他早

早回家奴思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

响的人精神風月中去甚麼事兒不知道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

一條大路努進入港豈不肖腔子是滿面堆笑道娘子說那裏話

相交朋友做甚麼此語却却我且去苦心諫哥使子放心婦人又

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頭拿了一盞茶上泡茶來西門慶吃畢茶說

道我回去罷娘子行氣門云送吾歸家可執自此西門慶就

安心設計圖誘這婦人房裏安下應伯爵云希大這教人把子虛

拉住在院裏云迎夜他使脫身來家一送在門首站立這婦人

小常領着云不云教在門首看兒了便揚聲咳嗽一回走

過來來又往西去或在門首立把眼不住望西門慶影婦人影

身在門裏見他來便閃進裏面見他過去了又架頭去瞧兩個服
意心期四字已在不言之表又總一無一日西門慶正站在門首

忽見小丫頭兒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請我做甚麼你爺
在家裏不在統着道你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爺問句話兒這西門
慶得不的一聲連忙走過來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
萬福便道前日爹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他從昨日
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
他昨日同三四个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
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裏沒在替是我在那裏恐怕嫂子憂
心有个不催提哥早早來家的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奴吃殺他不
聽人言在外還眠在臥柳不顧家事的虧反覆只是此言正是人

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上

拿來來吃了西門慶想子虛來家不敢久留就要告辭婦人又于
叮萬福央西門慶不拘到那裏好友勸他早來家奴已定恩有重
報去不敢忘官人西門慶道雙丫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
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
道你在那邊貪酒恣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照你
來家你還分心儀謝亡他方不失了人情無情無理而子虛乃連
那花子虛連世買十四盒禮物一請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
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入去了吳月娘便問說甚家如何送你
這礼西門慶道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
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堂前院中勸他休過夜早七來來他

娘子見因此感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故買此酒來謝我獨照吳
月娘聽了與他打個問訊說道我的哥上你白顧了你罷又泥佛
勸土佛你這成日不着个家在外賣女調婦反勸人家漢子馬月
後又上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風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
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他他也
只恁要來咱家坐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
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
沽酒請過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次疾兒說你不要差了禮
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也到請你過來吃了一席酒你昨日還該治
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之夕清和後帶着
陽老花子虛偕着節下叫了兩個妓者共東請西門慶過來賞菊
又邀應伯爵謝大郎金孫天化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歡樂飲
酒有詩爲記

烏兔循環似箭忙

人間佳節又重陽

干枝紅樹掩秋色

三徑黃花正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

還思痛酒錦羅娘

綉簾猶鎖私相戲

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解手不防李
瓶兒正在遮欄子邊站立偷觀兩個進了个滿懷西門慶迴避不
及婦人走到西角門首暗上使綉春黑影裏走到西門慶跟前低
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頃酒早已回家晚矣娘如此這
張要和你西門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席上

連酒也不吃唱的左右彈唱連酒只是粧醉不吃看七到一更時
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
應伯爵謝希大如同釘在椅子上白不起身絮的祝賀念孫寡嘴
也去了他兩個還不動把个李瓶兒急的不住的西門慶已是走
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必哥怎的白不肯坐
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下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箇扶歸家
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竟不肯吃酒吃了不多酒就醉
了既是東家費心難爲兩個姐兒在此拿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
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因根子不絕暗使
小厮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
我院裏吃去休要在家裏瞎噪我生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里剛
睡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裏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
麻犯我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
來對衆人說我們往院裏去應伯爵道真個休哄我你去問声嫂
子來咱好起身了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
大道可是來白吃應花子虛等三人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
去的也放心了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此時已是三更
天氣天喜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
去吃酒不題帶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金蓮房裏剛脫了衣裳
就往前邊花園裏去坐車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得那邊
趕狗開門少頃只見了接迎春黑影裏扒着牆推叫瑣所請如此
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遊了許久四門慶就散過一張桌

棧來踏着暗上以過牆來上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見發子盛
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体濃粧立在穿廊下看見西門
慶過來歡喜無盡忙迎接進房中灯燭下早已安排一桌齊整酒
餘果菜器皿滿貯香醪婦人度手品學三杯親遇與西門慶深
道箇萬福道一向感謝官人蒙官人又費心酬答使奴家心下不
安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
着兩個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得剛纔吃我勸打
發到院裏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
過夜不來了兩個小廝都跟去了家裏再無一人只是這兩個丫
頭一個馮媽七看門首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
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個于其並看管腰交盃換盞飲
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添茶佳來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
香薰鴛被設放珊瑚两个丫長指開酒果搬上門去了兩人上床
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窓察外面爲窓裏面爲察婦人打發了
鬟出去開上裏面兩扇窓察房中掌着灯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
春丫頭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体見他两个今夜偷期悄上樓窓
下用頭上簪子挺破窓窰上紙往裡窺見李瓶兒家特上與金
瓶兒必用通身眼中照出個寫迎春作地二者端的二人怎樣交
接相見

灯光影裏軟銷帳中一个玉臂忙搖一个金蓮高舉一个高聲

嘯七一个燕語喃七好似春嬌遇着娘猶若宋玉偷神女山盟
海誓依稀耳中蝶恋蜂迷未能即罷正是波翻紅浪雲犀一點

透酥胸帳挽銀鈎。眉黛兩灣垂玉臉。有其句七是也

春曉中效兒

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窗外聽着。得明白。見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份禮兒過去看。七大娘只怕不好親近。西門慶道。房下白來好性兒。婦人又問你頭裏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裏。然則月娘房上層同房也。惟第五個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白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嫌奴行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小姐。七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玉樣兒來。奴就親口做兩奴。

第二十四回

此回總寫西門慶治家愚闇之失也。上半寫西門不能守禮。防邪亂于未然。中段寫月娘付理亂于不聞。一任婦女遙街行走。而西門亦止醉夢一線。不知成何家範。下半寫西門偏愛蕙蓮。便不能統服衆下。卽蕙祥失誤點茶。固亦職分中事。使西門不與蓮蓮勾搭。雖百鞭蕙祥有何間說。乃止因一事下替。遂起凌夷之漸。作者蓋深爲處家者棒喝也。凡有家者識之。此回文字又特特於樓上賞燈作對。如言疑爲公侯人家。一語遙對燈樓下一語一字不差。蕙蓮凡个一回。與金蓮登樓凡个一回。又遙遙作對。蓋寫蕙蓮原欲將其結果爲瓶兒作履霜之戒。故又寫一元夜又到獅子街燈樓上。而蕙蓮

又作者欲再作一金蓮之後塵故又用几个一回字特特遙照也

寫金蓮通酒必用西門慶自叫他去且隨即留敬濟于衆美中不顧而去宜乎雙珠盡失且又不全病月娘也

敬濟既戲金蓮又挑蕙蓮見迷色者逢雲卽是巫山遇水皆云洛浦此等心事又不特西門一人而漸漸心粗膽大以至難制皆西門失防之故也

蕙蓮看破机閑爲後文金蓮必欲妬死之因蓋以蕙蓮之爲人有何涵養眼中一事歷久而不出者止因懼怕金蓮不敢聲揚彼固自云等他再有言語到我們我自有話說然則蕙蓮固必將此意點明金蓮而金蓮亦人也是月夜口前將

受雪娥嬌兒一樣之虧故固不惜晝夜圖維于乃百計思所

以去之而天假其便忽有來旺狂言以中其計行其術必至于置之死地而後已也然則意外一觀春風早爲一付勾魂帖蕙蓮自爲得意不知其實禍之机實本于此也此又作者深著世情之險危机觸處皆然人甚勿以拿人細處爲得計也看官每不肯于無字中想其用意其妙意安得出

上文金蓮一觀蕙蓮已埋一始根于自己腹內此處蕙蓮一觀金蓮又伏一惡刺于他人眼中一層深一層所以必死之而後已也文字深淺之法誰其知之此回全是透露末路文字看其寫金蓮敬濟處寫韓嫂兒寫賁四嫂寫長姐寫惠祥夫寫惠祥何以見其亦爲末路寫也不見後文來保欺恩以

此日之惠祥與彼日之惠祥遙遙一照卽知天道報應處絲毫不爽總之上文諸人皆完聚下文又要出一雪娥之醜露惠蓮之破此日乃全勝時不全勝時又爲之預先一照匪特勸懲何在亦何以爲之文法哉

獅子街武二哥報仇之處乃瓶兒又住此王六兒又住此今必令金蓮兩至其地且惠蓮亦必至其地真是作孽者每與死地相尋而不肯一遠爲盡作孽人矣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詩曰

銀燭高燒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纖腰細舞章臺柳

素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花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

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

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同坐都穿着

錦繡衣裳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个家樂在傍攪箏歌板

彈唱燈詞獨于東首設一席與女壻陳敬濟坐果然食烹異品菓

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蕙

蓮却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

酒他便揚聲呼來安兒請童兒上邊要熱酒快釴酒上來賊囚根

子一个也沒在這里伺候都不知往那去了寫盡持寵只見畫童盪酒

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个也不在這里伺候往那去來賊

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孀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要喝

教爹罵我惹道道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闕我甚事不罵你罵

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孀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

見又罵了惹道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認明就是甚麼打

緊便當你不掃去着另教个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不要臉矣

不知皆為來旺醉罵一節注根也畫童兒道耶樂嫂孀子將就些罷了如何和我合

氣于是取了箸簞來替他掃瓜子皮兒不題却說西門慶席上見

女婿陳敬濟沒酒分付潘金蓮去遞一巡兒又寫西門之愚這金蓮連忙

下來滿斟盪酒笑畫童通與敬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又

這盪酒兒敬濟一壁接酒一面向把眼兒斜睨婦人說五娘請尊便

等兒子慢慢吃婦人將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敬濟將

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反先捻這敬濟一面向把眼瞧着衆

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腳兒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

嘴你丈人瞧見待怎麼妙絕兩個在暗地裡調情頭裏衆人到不

曾看出來不料宋蕙蓮這婆娘在榻子外窓眼裡被他瞧了个不

耐煩必死惹蓮又在此口中不言心下自恃尋常在俺們跟前到且是精

細撒清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破綻到

明日再搜求我自有的說話正是

誰家院內白窗微 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分付月娘你們自

在要要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跟隨去了一以上

寫西門月娘與眾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

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

或有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

并蕙蓮在房前看敬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

娘後邊去了月娘又放心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

說往街上走走去蕙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

你既要走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

在這里等着你那蕙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

親自問他聲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裡穿衣裳只怕夜深了

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兒帶件來我穿省得我往屋裡去那李

瓶兒應諾去了獨剩下金蓮一個看着敬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

敬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這單薄衣裳不害冷麼

只見家人兒子小鉄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且拉着敬濟

要炮燄放這敬濟恐怕打攪了事也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燄

支他外邊耍去了于是和金蓮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

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穿也怎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價便了

頭裡頭躡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膽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

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自認敬濟道你老人家不

與就罷了如何扯筏子來誑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上雀兒

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忽拂此一段試問西門出正說着見玉樓

第一奇書 二十四回

乃批書
曰愚也
乃批書
曰愚也
乃批書
曰愚也

子狗德那

以詩礼云

抄書者

漢

和蕙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

月娘懷胎時却大姐

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

豈詩礼人家風範而月娘信于爲不知大礼之

也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孫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

與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个去罷等他

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裡王簫你房裡蘭

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小玉走來道俺奶奶已是不去我

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

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个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

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塔陳敬濟端着馬臺放

烟花火炮與眾婦人瞧臨出門又宋蕙蓮道姑夫你好歹畧等等

兒娘們携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敬濟道俺們如今就

行蕙蓮道你不等我就惱你一生西門于是走到屋裡換了一套

綠閃紅緞子對衿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

着頭額肉上貼着飛金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眾人走

百病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

翠堆滿粉面朱唇散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个隨路放慢吐蓮

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

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遊人見一隊紗燈引道

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干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

路而行與樓上看那宋蕙蓮一回叫姑夫你放个桶子花我瞧一

回又道姑夫你放个元宵炮燄我所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

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个一回特特作對左來右去只和

第一行書二十四回

看了不言
日已金蓮

敬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簫道他
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金蓮何堪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
個穿着五娘的鞋兒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双鞋誰知成精
的狗肉套着穿蕙蓮搥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
鞋在腳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襠腿一聲兒也不言語則其數日
接不虛者一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
筆告出矣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
拖過這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媽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
家賣的了頭在炕上睡慌忙老馮連坐開了門讓眾婦女進來旋
戳開爐子頓茶挈着盞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
去取酒俺們在家酒飯吃過飽來你自茶到兩盞子來吃罷金
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飲下茶兒纔好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
瓶取來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
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
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
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
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
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鬚髻打了領出來
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換他些銀
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
只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了頭使喚你倒把這大的賣
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几歲婆子道他今年十七歲了說着拿茶

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蕙蓮都前邊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看了一遍陳敬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麼乃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叫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悞了你的因頭明日早來宅裡送了頭與二娘來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說畢看着他開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恐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挖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一掃便風雨人不知去向

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把韓嫂兒叫到當面問道你爲甚麼來韓嫂兒拱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听小媳婦告訴于是從頭說了一遍玉樓衆人听了每人袖中掏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敬濟且顧和蕙蓮兩個嘲戲不肯場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于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在大門首笑嘻嘻向之人此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里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韓嫂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的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耶嚶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

也奉不出一盃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上邊供養觀音八難并
開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擺設春臺與三人坐
連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遍茶玉樓金蓮
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一方汗巾又是一錢銀
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
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
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敬濟在門首放了
兩個一丈菊和一個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
門慶直至四更來家以上一斷寫西門沒家法正是

醉後不知天色暝

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那陳敬濟因走百病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

蕙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舖子內
還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放炕
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
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
就不動只當還教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
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敬濟道你老人家還
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梁癱瘓了哩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
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
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明了今早還秋不起
來正說着吳月娘燒了香來敬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
爲甚麼撒酒風罵人敬濟把因走百病被人挖開門不見了狗坐

大粗野行
低均非道理
不足惜也

母狗一般

用大廚房
少子管
宋之茶

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敬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敬濟不知死的。因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又足上文點却說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戶新陞本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梳頭包紮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廝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宋蕙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櫪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子正顧着只見平安兒走來叫玉簫。如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耍。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這一日了。宋蕙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蕙蓮。蕙蓮道：「怪囚。我這裡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蕙蓮嫂了。道：「該是上竈的首尾。」蕙蓮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裡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几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灶的是你叫的。悞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兒

道荆老爹來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裡推那里。那里推這裡。就耽誤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果。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另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灶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出去。你往厨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揀出來問他。打與他几下。小玉道今日該蕙祥上灶。慌的月娘說道。這歪刺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蕙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蕙祥答道。因做飯炒太。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畧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跪了也起身。分付今後且上灶。茶飯這蕙祥在園下忍氣。不過剛

西門家計

世訓談有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余身即主

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狠走來。後邊尋着蕙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赶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們是上灶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灶要茶。上灶的是你。叫的。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鏹土。上人你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蕙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拿人散氣。蕙祥听了。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几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裡還弄鬼哩。蕙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的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姑兒。蕙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蹣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

些兒你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蕙祥道我背地裡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厭我我不怕你蕙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知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所見又是一場兒頭裡不曾打的成等住回却打的成了蕙祥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拗了也不算我拚着這命撞兌了你也不着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蕙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肯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王二姐等處有便以上一段寫蕙蓮那日馬房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二歲先到李瓶兒房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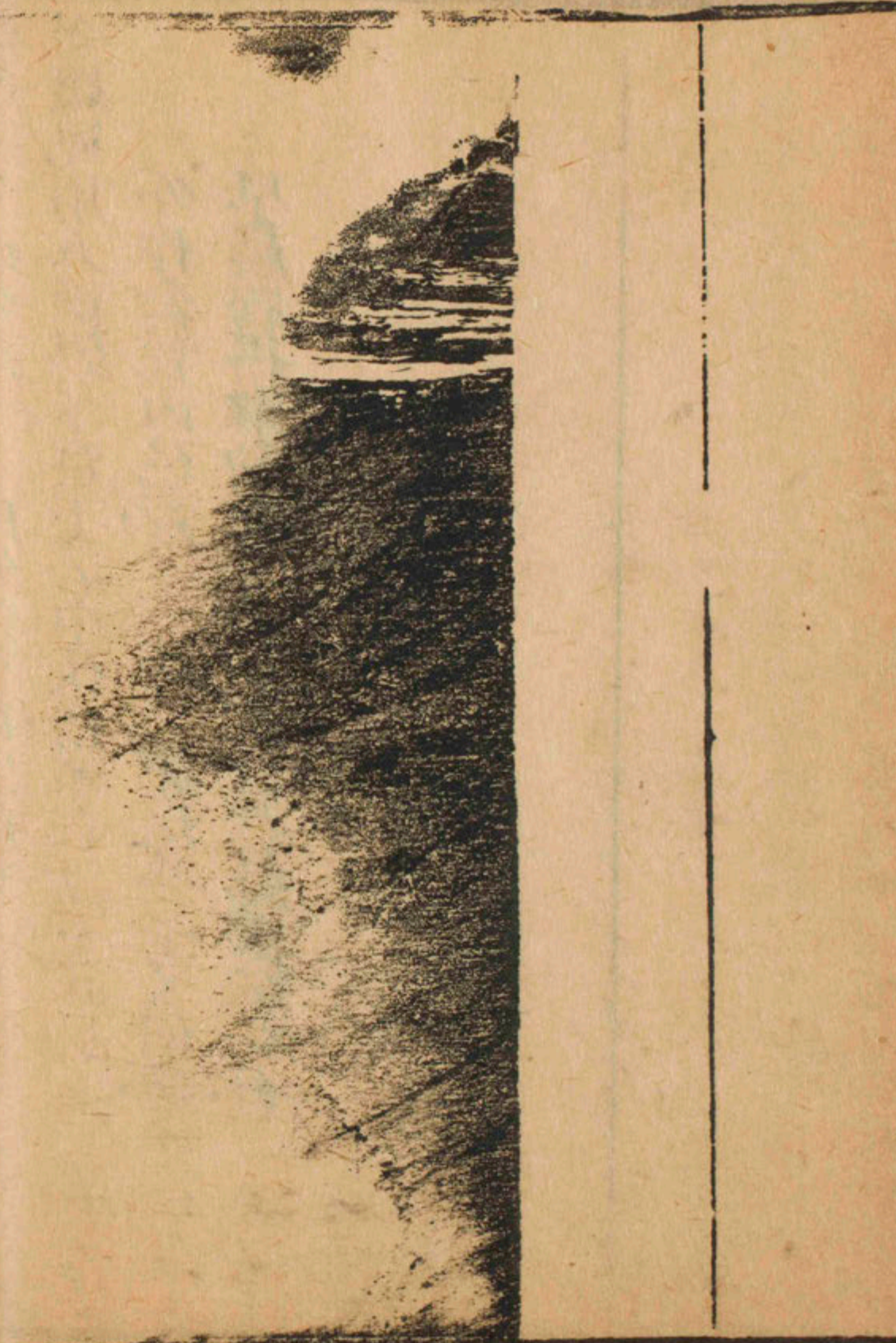
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

外作禽荒內色荒

連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第二十五回

你這批
馬的騎
的了一
就是共
就是任
胡批

此回又是一小開鎖也夫上文烹茶傳末已于酒令中各寫身分可謂一小鎖而此文又鎖何哉不知上文吳荳亭以及掃雪烹茶俱不能入春梅在坐大是費手故又生一鞦韆則春梅蕙蓮皆可與金瓶月娘諸人齊肩并立共占春風毫無乘車戴笠之興也此係作者千秋苦心今日始為道出以告天下後世錦繡才子也

大書吳月娘春晝鞦韆大月娘聚婦人之首也今當此白日既無衣食之憂又無柴米之累宜首先率領眾妾勸儉宜家督理女工是其正道乃自己作俑為無益之戲且令女壻手攬畫裙指親羅襪以送工妾之畫板無倫無次無禮無義何

惑乎敬濟之挾奸賣術乘閒而入哉天下壞事全是自己不可盡咎他人也

夫敬濟一入西門家先是月娘引之入室得見金蓮後又是月娘引之入園得採花鬚後又是西門以過實之言放其胆以託大之意容其奸今日月娘又使之送鞦韆以蕩其心此時雖有守有志之人猶難自必其能學柳下惠魯男子况夫以浮浪不堪之敬濟哉又遇一精粗美惡兼收之金蓮哉宜乎百醜皆出矣

金蓮瓶兒西門奪之于武大花子虛手中也乃西門奪之之時不肯少為武大子虛計至琴童竹山則西門不覺恨人骨

來旺奸之在前而又借西門之力之財以得之若此且胸中已討雪娥一節便宜則今日西門之為主首固不是而來旺又不肯少回其意亦必欲殺欲割西門金蓮二人而方休總之人情止知私于己而不肯思怨也若肯思怨于未謀人之先則此惡必做作不出即肯思怨于已失首之後猶可改過自修庶可免禍患于萬一若西門一往不返卒有喪身之禍來旺一往不返凡有不保之憾也噫讀此書者于此處當深省之傾可于淫慾世界中悟聖賢學問

寫西門之于雪娥既察其奸就該逐之使去不可令其停留一日庶足令金蓮敬濟暗地寒心而亦處家之正道即來旺于此亦可少儆乃糊塗一打便休毫無禮法宜乎來旺之惡

第一回
金熾而不數日金蓮之鞋已入敬濟之手也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訓

詞曰

蹴罷鞦韆起來整頓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入來。縷刻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那把青梅嗅。

右調點絳脣

報既扎
鞦架矣
門將不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說孫實嘴作東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在園中挑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眾姊妹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

不者此
敗筆

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个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當下兩個玉手挽定絲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蕙蓮春梅兩個相送正是

紅粉面對紅粉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隻玉腕挽復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

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漏底鞋跳不牢只

听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沒

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

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討笑笑多了已定腿軟了跌下

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是

寺乃月族
美言而
不事之雅地

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箇女孩兒都打鞦韆
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子
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還來家今後打
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金蓮怪人大都如是等我和李大姐打
个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王簫春梅在傍推送總待
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來說道你每在這兒打鞦韆哩月娘道姐
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見丫頭無氣力小又是月娘這
敬濟老和尚不撞鍾得不的一聲于是撥步棹衣向前說先自己
姊等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
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說的
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送我敬濟道你老人家

都弄慌了于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子推了一把
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
得駭酒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
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了一回然後教王簫
和蕙蓮兩個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採繩身子站的直腰腰的脚
蹴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忽
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王樓李
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這里月娘眾人打鞦韆不題話分
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祭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
駝梁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
第一奇書 二十一五回

此見法

遇一人獨雪

乃辭不

也

亦如此容易

誤板廿

以雪

實見何能

也

是相愛之

批切還不

重夫者

之此愛姐

以批

少戕誤死

此終室

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几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里？」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要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看因問：「媳婦子在灶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每夥兒裡下棋，搥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灶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目前邊走來，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盞酒，吃一回，他便告別，不意連來到月娘道：「你爹不在此。」

來旺兒便歸房裡，蓮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又沓些水與他洗臉，攤塵收拾，搭進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口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來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大師生辰的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僱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管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个胭脂。映出前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主簫怎的做室頭。金蓮屋

自忘了自
所作中道
我如此

人倫
已可憐
福

話都是實
以未自有
在仰不用
急

裡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成日明睡到夜夜睡
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
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
首飾我問他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
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吃了几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
胸腹之言因開箱子看見二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
是那裡的段子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
回道怪賊因問怎的此是後邊兒我沒个襖兒與了這疋緞子放
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哩
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呸怪囚根
子那個沒个根老子就是石頭裡也生出來也有个高祖兒
爲人就沒个親戚大卷此是我親家來前日金枝是說與我
被來旺兒一拳險不打了一交說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
你和那没人倫的猪狗有首尾然則將玉簪聰奈何頭怎的牽頭送緞
子與你在前邊花園囚兩個幹落後吊在潘金那淫婦屋裡明幹
成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要我手裡吊了白兒那婦人便大
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
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个下落是那
个嚼舌根的沒空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娘我老娘不是那沒根
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个乾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了頭
若把腳畧起兒把宋字兒倒過來你這賊囚根子得不个風兒就
雨兒萬物也要个實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几句說的

來旺兒不言話了婦人又道這正藍緞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娘見我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刺刺的甚麼樣子總與了我這正緞子誰得閒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兒罵個樣兒與他听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四棍子殊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平白惹老娘罵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鼾睡如雷看官听說但凡世人養漢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几句左話兒右說十个九个都着了道兒正是東洋裡磚

雪隱露鸞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玉叫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前邊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只猜稱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厨下惹蓮又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衙大戶說話只爲楊州鹽商王四峯被按巡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大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兒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張馬西門慶說恁的我不在家使玉簫了頭拿一疋藍緞子在房裡哄我老婆把我吊在花園好耍後來潘金蓮怎的放高生絲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

朋友悲

口牙志

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
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毒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
武松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熱發充軍去了
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
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
破着一命副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裡有
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所見這來興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
買辦食用換錢過日只因與來旺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
旺兒官領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所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
金蓮房裡告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此金蓮有事必寫玉
樓在傍因知了言作

觀非只見來興兒歇了進來金蓮更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

殞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

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防事來興兒道別無其事討耐來旺

兒昨日不知那里吃的豬醉的在前邊大嚷小喝指猪罵狗罵了

一日又還着小的厮打小的走來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

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口根子罵我怎的來興道小的不敢

說三娘在這里也不是別人那厮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

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富主賄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個明睡

到夜夜睡到明他打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

出來又說五娘那時在家毒藥害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

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

有一奇書

二十五回

越樣越出呢若信

青衣抱黑柱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听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听便罷听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娘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與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與兒道五娘說那里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个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用過了的奴才淫婦當有在蔡通判家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纏打發出來嫁了蔣聰宣止見過一个漢子見有一拿小米數兒甚

穿去冬哩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哩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了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敢了不字如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觀風我還不知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能教我進去說爹在裡面教我罵了兩句我倒疑影和他有些甚麼骨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媳婦子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爹見了我訓訓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出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吃

話在心
不愧西

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再几時容他傍个影兒，賊害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硃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賊臭肉在那裡坐着見了俺，每意似似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皆地有這本脈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里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的床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王樓向金蓮道：「這椿事咱對他爹說好不說好，大姐姐又不肯。」寫盡月娘之惡，倘忽那斯真个安心，叫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了六生此我亦正足。寫玉樓真金蓮道：「我些是說了一遭，又才余非是也。」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托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意訴說一遍。現有來興兒親自所見，思想起來，你背地害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厮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厮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見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揭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賊奴才揭條。

着好所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耻我却成不的娶這命做甚麼。西門慶听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所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向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灶。不許他見人。只此便了。可笑可笑。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王簫問了宋蕙蓮。皆地親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更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胆。肯也罷。爹又吃紉王水上。又說

新王無道之妙絕

他靠那星過日子。爹你不要听人言語。我且問

爹听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仇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與他几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峰。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既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細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纏好。正說着西

何嘗是不
多忘八是為

明處見無人就接他過來親嘴婆娘忙遮舌頭在他口裡兩個嘔
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髮怎的還不替我編怎時候不戴
到几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亮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
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換絞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
怎生回答婦人道不打緊我自有一話打發他一說問我姨娘家借
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
門慶在廝上坐着叫過來莊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明日三月
二十七日起身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
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
來與兒打听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听西門慶在花園
裏問你爹在那裏你封的是甚麼物金蓮道爹在那裏封禮物金蓮

那邊兌鹽商王四峰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
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听見昨日爹分付來莊兒去這金蓮
絕待下台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叫
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莊兒和吳主管
二人同去因有鹽商王四峰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
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听那奴才淫婦一面兒
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
了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
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為人家一千兩
銀子不怕你不陪他雖如言却亦見到几分我說在你心裡也隨

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他此下一轉便自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總欲死之而後快寫金蓮之惡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耍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點夢中人

此回收拾蕙蓮令其風馳電捲而去也夫費如許筆墨花開豆爆出來却又令其風馳電捲而去則不如勿寫之爲愈也不知有寫此一人意在此人若則肯輕寫之亦不肯更結之蓋我大意所欲寫者在此則一部書之終始卽在此此人出而書始有此人死而書終矣如西門月娘金瓶梅敬濟等人是也有寫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若如未蕙蓮等是也本意止謂要寫金蓮之惡惡寫金蓮之妬妬兒却恐筆勢迫促便間架不寬綴文法不盡不能成此一部大書故於此先寫一宋蕙蓮爲金蓮預影其意小試其道以爲瓶兒前車也然則蕙蓮不死不足以見金蓮也寫蕙蓮之死不在一聞來

旺之信而卽死。却在雪娥上氣之後而死。是蕙蓮之死。金蓮死之。非蕙蓮之自死也。金蓮死之。因爲爭寵而蕙蓮之死。于金蓮亦是爭妍。始爭之不勝。至再至三。而終不勝。故憤恨以死。故一云含羞。又云受氣。不過然則與來旺何與哉。看其寫來旺中計。而蕙蓮云只當中了人拖刀之計。與瓶兒見官哥被驚之言一樣。不改一字。然則寫蕙蓮爲瓶兒前車。爲的確不易。非予強評也。

一路寫金蓮之惡。真令人髮指。而其對西門一番說話。却入情入理。寫盡千古權奸伎倆也。然惟西門有迷色之念。金蓮卽婉轉以色中之故。迷而不悟。倘不心醉蕙蓮。而一旦忽令風裏言風裏。則金蓮亦必不在此。而風裏言風裏。其愚不知爲中哉。夫風何處不在。乃風裏言語。欲袖裏藏風。其愚不知爲何如也。

觀蕙蓮甘心另娶一人。與來旺自隨西門。而必不忍致之遠去。夫遠去且不甘。况肯毒死氣死之哉。雖其死總由妬寵不勝而死。而其本心却比金蓮瓶兒差勝一等。又作者反襯二人也。

蕙蓮本意無情。西門不過結識家主。爲叨貼計耳。宜乎不甘心來旺之去也。文字俱于人情深淺中。一一計分曉。安得不妙。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遊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詩曰

與君形影分吳越

玉枕經年對離別

登臺北望烟雨深

回身哭向天边月

又

夜深悶到戟門邊

却逕行廊又獨眠

閨中只是空相憶

魂歸莫已魄歸泉

審罪案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到口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回想來你總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

家山首生意錄 一個與你做個自古道財主教那來旺兒到月

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

主官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回到房

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怒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

被宋蕙蓮罵了他几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

縫壁有耳昧了那黃湯挺那兩聲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

後邊在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雨今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

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個人你原

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鞭子又教別人去你豈淨是個毬子心腸滾

上滾下燈草揚棒兒原挂不定把你到明日蓋个廟兒立起个棋

杆來就是个神爺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

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

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多個

買賣與你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

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所言，滿心歡喜，走到

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

前所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

一向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在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

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百兩，你拿去搭個主管，在

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

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

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

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

也。于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太醉，來

家老婆打發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忽着一下，簫

人來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醒，正朦朧，睡著

忽听的窗外隱隱有人叫他。道：「來旺哥，還不起來看看你的媳婦

子，又被那沒廉耻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幹那營生去了。虧你到睡

的放心。」又黑越越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

裡，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

在面前就弄鬼兒，忙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

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拋出一條梭子來把來旺兒絆了一交只見响噠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个小廝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棍打到廂上只見大廂上燈燭熒煌豈有點燭待有賊者乎妙如書西門慶坐在上面只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裡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做賊拿那來與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厮真是個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寅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

同王爺說請忽聞此信忙跑到房裡看見了放聲大哭訴道你如好吃酒睡罷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明說金蓮然與瓶兒語官哥之語又一字不更遷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子來拿到廂上西門慶灯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換低了我的銀兩往那里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抬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來旺兒叫來面前跪下執証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喚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開口兒合不的西門慶道既証刀杖明白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蕙蓮雲鬟

撩亂衣裙不整走來所上向西門慶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

生直說破他好好進來尋我怎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

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

麼你只因他什麼打與他一頓直講人情妙白如今拉着送他那

里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關你甚事你起來他無

禮膽大不是一日見戴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

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好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蕙蓮

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怎說着你

就不依依兒後文必死之由他雖故吃酒並無此事纏得西門慶急了教

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

前所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

又要拉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听言圓眸二目喝道你婦

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他罷于是不听月

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

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爲王九尾狐狸

精出世不知所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厮弄出去了你就賴

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个道理恁沒道

理昏君行貨宋蕙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

你漢子恒數問不的他死罪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

不中所老婆當軍克數兒罷了玉樓向蕙蓮道你爹正在个氣頭

門能事處
以等見出
了大狂

欲追問何人
說的或眼

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里不題單
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與夏
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所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已
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寅夜
持刀突入後所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所跪下
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
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厮見獲証証明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
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怎
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墊害圖霸妻子一
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
心皆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肥兒你爲妻又已資本與你
做買賣你不思報本却作此實夜突入人房身持利刃殺害本與你
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
過來與兒過來執証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

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卽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
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將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玳
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厮鋪
蓋飯食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來家對你嫂子說只
說衙門中一下兒也不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厮應諾了這
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
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便玉簫并賁四領子兒再

三進房解勸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几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意蓮不信使小厮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意蓮听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娥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會打他一下兒監他几日耐他性兒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搂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不休若嫌不方便替他尋一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還不見他的

人了

總是爲金蓮反觀見金蓮之于武大不情也

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

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里去咱兩個

自在頑耍婦人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兒

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只單吊着兩條裙子

補註遇見西門慶

在那里便掀開裙子就幹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齊眉點漢

署之香雙鳬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

兒裡面裝着松栢兒并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四个字把與西門慶

喜的心中要不得恨不得與他誓共死生向袖中卽掏了三兩

銀子與他買菓子吃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

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

樓室是食
食淡者

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了。鬢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又寫得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里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伏侍他，與他編銀絲髻，簪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又映潘金蓮不听，便罷了時。

忿氣滿懷無處落

雙腮紅上更添紅

說道：真个繇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喇嘴說把个潘字倒過來。可殺。

樓之狂
其者者恐
家不受
耳

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攢兌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爲甚麼帖子？西門慶不能隱諱，因說道：我想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几下放出他來，罷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耽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听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又一語依我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又一語教。

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董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
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道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退
的恁沒張致的在人眼前上頭上面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才
娶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裡那奴
才或走來跟前回話或做甚麼見了有个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
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可惜此言却出先不先只這个就不雅相傳
出去休要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哩正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
了你就接着他老婆也放心該凡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反又
寫帖子送與夏提刑教夏提刑兩三日提出來一頓拷打拷打的

道不說夏提刑是刑兩日官并上下親家皆非軍監獄中上下都
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在自陰先生

西門作官
此人怎的
竟了老在
青難買
而天理存

名喚陰陽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个仁慈正直之士因見西門慶
要陷害此人置謀他妻子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
相講兩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几日人情兩盡只把他
當所責了四十論个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駐花費十七兩
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與兒領回差人寫个帖子回覆了
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里提刑官當所押了一道公文差
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好爛釘了扭上了封皮限
即日起程運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
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
人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要湊些腳

旺之罪狀
西門何則
已不能報
主人賞的
同西門自作
倫常已廢
救之其罪大
白豈妄擬定

天去化矣
天理成之天
容其順續以
之端云來旺夫
親之乃其夫
不知自己初
圖成夫婦並
已行為何可
頭相公此定
大理世人不可

步錢與二位望你可憐同押我到我家主處存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某知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王既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面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里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些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們就押你去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勉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十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

在門首應伯爵賈仁清伊勉慈二人羞的要死的他媳婦兒未蕙蓮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廝走漏消息洗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同到他丈人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去正是

若得苟全痴性命 也甘飢餓過平生

不說來旺兒遁解徐州去了且說宋蕙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眾人都吃了轉回來蕙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間事也只在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六字聞得人說來

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几次問衆小厮都不說忽見錢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几時出來錢安道娘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這錢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遁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听萬事皆休听了此言闔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樂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今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柱上懸梁自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听得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腳教小厮平安兒撬開窗戶進去見婦人穿著隨身衣服在門柱上正弔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搨灌須臾壞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小玉都來看視賁四嫂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目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問原來是个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又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几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拍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衆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

已之迷人一至
此西門路
花叢中
不接房不
輕重也

簾子進來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合玉簫你搗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強孩子，冷地下水着。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通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恨在此暗暗不通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个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恨又在此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厮壞了事，所以打發也。」你安心我自自處，因合玉簫你知費四娘，子用半也，一又

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費四娘良久扶也上

佛不知退一
情自己王
利年底止初
便求其夫
真用的人
不成家業
業認真
性命遂云
衣而已哀哉

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裡問傅夥計支了一弔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蕙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拿了去省的。我棒一地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蕙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文書攔住了。那費四嫂看着一文書咬指頭兒，描白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費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這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費四嫂和一文書走出來，到一文書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里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又映前文因問費四嫂那里去賣，四嫂道：「俺家的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

來我只說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
來掛住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賁四嫂只顧笑說
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个辣采根子和他大爹白搭白
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
媳婦兒不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
說畢惠祥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
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又自己却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
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睡慢慢將言詞勸他說道宋
大姐你是个聽明的趁他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
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
也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聲不虧負了你

前性命當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往後玉簫輪不到你身上

了那蕙蓮听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
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回西門慶道
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干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
隨百步也有个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却拿甚麼拴的住他心
豈不西門慶笑道你休听他撚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
看厨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蓋云當日不依我不一面坐在前厨上把衆小
厮都叫到跟前審問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
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听出來每人三十板卽與我離門
離戶忽有書童跪下說道那日小的听见錢安跟了爹馬來家在
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西門慶听了大怒一片聲

此言方

西門之好

要妙好

未見有

安兒之名

女以說

使人爭鉞安兒這鉞安兒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裡去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个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嚇我一跳你又不肯幹下甚麼事鉞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娘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若出去爹在氣頭裡小的就是死罷小金蓮道恁囚根子誆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所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裡急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里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連屋連屋從門背後探出鉞安來要

前以也而後事何異非因此而勝哉

小廝其是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乃心生一計

照案

在後

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

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終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

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孫雪娥听了个耳滿心滿

掉了雪娥口氣兒

罪案

走到前邊向蕙蓮又是一樣話說說孫雪

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喚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

皆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洗腳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所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蕙蓮吃了飯兒從早晨在後邊打了箇盹兒走到屋裡直睡到日西絲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絲頭兒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玉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雪娥隨處惹嘲宜乎有爲媚之報那蕙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裏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此語又不可這蕙蓮听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青絲綽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及的走來狠聲頓氣也更因

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懣的。不容上前。得入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起人。偏八金蓮套中道。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讀着于此悟行蕙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轉一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轉你倒替他偷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欺騰。又這幾句話說的雪娥急了。宋蕙蓮不妨被他走向前一个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說道。你如何打我。于是一頭撞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到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的。等你主子回來。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就往後邊去了。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便道。

是孽
世人知之

娘送
子理

第一奇書

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蕙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抽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眾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四字定案不為尋了兩條腳帶栓在門楹上，自縊身死。年二十五歲，正是雪娥以此縊可謂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落後月娘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蕙蓮門首過，房門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娘兒上轎去了。回來叫他們不開，都慌了手腳，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搬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候，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臺。星眼瞑瞑，屍猶橫

月娘見救不得，心甚悲切，小廝來報，口往門外請西門

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連根歸罪，已在上房打旋

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鬻閑來。月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

心中又下般不得，因說道：「此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

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

趕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口盡。」西門慶便道：「他恁個閒婦，原來

沒福。」到不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只

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客眾伙因失落一件銀鐘，恐

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

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子几个作伴，來看了白，買了一具

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費四來與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工

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與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
打听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屈不說他女兒死的不明白稱西門慶
因倚強姦他我女貞節不從淫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告狀誰敢燒
化尸首那衆人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與少不的把棺材停
在寺裡來回話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今然未保

宋仁父女雖不好人終被西門因奸至命其罪
尚輕而武大之死其罪重花二死其罪輕苗
青之生其罪重除此尚有多不善天一報
而人亡家敗矣然其才調大有可取惜其不肯

第二十七回

此回是金蓮玉樓瓶兒春梅四人相聚後同時加一番描寫
也玉樓爲作者特地矜許之人故寫其冷而不寫其淫春梅
又爲作者特地留爲後半部之主腦故寫其龍而亦不寫其
淫至于瓶兒金蓮固爲同類又分深淺故翡翠軒尚有溫柔
濃艷之雅而葡萄架則極妖淫汚辱之怨甚矣金蓮之見惡
于作者也

內以一月琴貫翡翠葡萄二事信乎玉樓之一人又爲金瓶
二人之針線也

必特寫四人一番蓋四人皆作者用意特寫之人且四人者
一部之骨子也故用描寫一番

內必用西門慶惱金蓮一段已伏後妬寵之根凡番怒罵之由見瓶兒之獨寵也

凡各回內清曲小調皆有深意切合一回之意惟此回內赤帝當權則關係全部言其炎熱無多而煞尾二句已明明說出矣

人知此回伏生子不知其于掃雪一回已伏生子之根矣此處又明照出亦如大丫頭已出春梅又于薛媒婆口中再明說出此是筆法暗對處

內寫西門心知金蓮妬寵爭妍而不能化蓮乃以色慾奈何之如放李子不即八等情自是引之入地獄已亦隨之敗亡

梁州片上牛欄馬王樓瓶兒下牛欄看春梅金蓮然王樓自不

一腔心事寄在月琴是身與會而心不然者春梅又有一種心高志大不肯抱阮作窮途之哭者然則此日翡翠軒葡萄架惟李潘二人各立門戶將來不復合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詞曰

錦帳鴛鴦繡衾鸞鳳一種風流千種態看雪肌雙璧玉簫暗品鴛鴦舌倫嘗屏掩猶斜香冷回嬌服股檀郎道千金一刻須憐惜早漏催銀箭星沉網戶月轉迴廊

右調好女兒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

先使云解出班

用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

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

把山東滄洲鹽客王雲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雀叔多

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爺上京走走他有話和爹

說這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旋即使他回喬大戶話去只見賁四

來與走來見西門慶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

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與兒

向前附耳低言說道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擱着屍首不客燒化聲

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听萬事皆休听了心中大

差來安兒送與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

到縣裡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置頓當所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鮮

血順腿淋漓寫了一紙供狀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

方火甲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瘡

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几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火燒人家逢五道 演冷飢鬼撞鐘馗

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許

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樣捧壽的銀人每

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兩套杭

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

紗蟒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几件

沒裁的蟒等我瞧去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几倍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得于是打包還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正是煤石流金之際有一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雲焰焰燒天空

日輪當午凝不去

萬國如在紅炉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侯海底愁波渴

可當一火金風發

掃除天下熱

這西門慶近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好放手寫三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翠軒看着小廝每打水及奉梅也澆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挑線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襪翠雲子細兒露着四髻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地走來二人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里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即從散髮披襟四字生西門慶道你教了頭拿水來我這里梳頭來文生情情生文妙絕西門慶道你教了頭說教他快拿水拿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了頭說教他快拿水拿

梳子來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來戴。西門慶攔住道：「恠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几朶來，浸在一隻碎磁膽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摘下恁几朶來，放在這裏，不與娘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枝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根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听说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教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樓來却是支金蓮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去作者之巧如此。』」

與了我我纔叫去。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帶個先兒。』

于是又與了他一朶金蓮簪于雲髻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先寫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出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揭起湘裙紅襯，初褪倒掬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金蓮不會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角門想了想，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接出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榻子外潛听。听勾多時，許多情春梅見他兩個在裡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个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听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擺罷奴身上不方。』」

連曉玉添
以未老牙
公以不若非
連也

月琴是那
的還是隨娘

便我前番吃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
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下
已懷臨月孕瓶兒生子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听言滿心歡喜說
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要要罷于是樂極
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躬股承受其
精良久只聞得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
听了正听之間只見玉樓從後幕地走來便問五丫頭在這裡做
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
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
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了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
腰還白有刀那西門慶听了也不着在意裡落後梳洗畢與玉樓
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帶了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
後邊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
去戴忙中點月琴春梅拿了卒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
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
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
飲酒不消邀他去放開月下西門慶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正
是得多少盡斟美醞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身不坐只坐豆
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
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舌上怕甚麼須與酒過
三巡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月琴教與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

有此福再
之仁義天
錫以遠大
能修身以
孝又必壽
多嗣可惜

非也是二一紅

之風雲雷
不知畏
之何

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爐耀太虛我听且屬虛花也金蓮不肯

說道却是誰餐的你怎乖俺每唱你兩人到會受用快活已伏我

不也教李大姐拿了椿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

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蚊蛆兒一

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

輕舒三指款踏鮫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了鬢綉春在傍打扇須臾

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

飲水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

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閒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

紅一塊白一塊描西門慶瞅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

是憐的一絲兒一絲兒的刀也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

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

江海淮河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少頃雨止天外殘紅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翠磯之潤

晚風涼落院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

几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裡

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于是取

過月琴來二月琴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眾人齊唱

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菱零亂輕雷隱隱雨收雲散但
聞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

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水山雪檻排佳宴。冰山二字妙絕清世界，凡人見。

又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所菱歌何處，画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携素手，整雲鬢，月照紗厨人未眠。合

節節高

蓮漪戲彩鴛鴦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幾番風扇芳草邊，聞早畔坐下不覺神清健。蓬萊闌苑何足羨，今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

不覺流年換。二語真堪猛省

人曾看玉樓處亦完玉樓處亦完。玉樓把月琴通與春梅月琴和琴。

我也去纏待撇了西門慶走。要同去却是獨留妙妙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

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輪。

了一交婦人道惟行貨子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

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个壺兒耍子吃三。

盃婦人道惟行貨子放着亭子上不去投平日在這裡做甚麼你。

不信使春梅小肉兒。又映春梅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

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四月琴揚長前去了婦人接過月琴。

五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几句兒了一壁彈着見。

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于雲鬢之傍說道我老。

娘帶个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自說誠語却被西門慶所見走向前。

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感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有死了那婦人，便道：『惟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六月琴，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月琴因說道：『我的兒，適纔你和李瓶兒，曾搗去罷沒地扯，罵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惟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惟小淫婦兒，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上，就親嘴那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教我聲親，連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連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頭心事如畫，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連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

上回小金蓮，此回小金蓮也。弄情鶯舌，弄情鶯舌。

兩個頭了一回，婦人道：「你往後邊送花兒去，我去了。」因把月琴跨在胳膊上，月琴彈着我梁州序後半截。

節節高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持叙金蓮，并春梅也。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合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後文如見，筆透七札。拚取歡娛歌笑，

宜

兩人並肩而下，須臾轉過碧池，轉抹過木香亭，過從翡翠軒前穿

過來到葡萄架下，穿過几几折，曲出葡萄架。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架，但見

四面雕欄石楚，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暈隆流蘇。

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縹緲馬乳水晶丸。裡溫壇漿滾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露渥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月琴子結

二人到于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簌。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琴

○佳。月琴

倚了。和西門慶投壺。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擷着菓盒。盒子上

碗水。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去了。如何又送將

來了。寫出春梅道。教人還往那里尋你。每去誰知。驀地這里來。秋

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桶細巧菓菜。一

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筍兒。寫盡春梅安

放一張小涼机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

波斜曉。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叫春梅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

嘴兒。再夾你夾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里

畧儻儻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

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

梅搖着頭兒去了。去了半日。只見秋菊兒抱了涼蓆。衾來。婦人

分付放下。鋪蓋。拽上花園門。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

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起身。脫下玉色紗褲兒。搭

在欄杆上。徑往牀用臺畔。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好接金蓮見

婦人早在架兒底下。鋪說涼簌。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

于牀蓆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伏紅鞋子手弄白紗扇兒。搖涼

脫沒趣極矣。鳥尔是加矣

又陪一西門慶看見怎不觸動淫心千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

白扇衣坐在一涼墩上先將腳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精流出如蝸之

吐涎不便動于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又點紅摘取下來脫

由之戲把他兩條脚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

如金龍探爪相似妙絕使牝戶大張紅鉤赤露雞舌內吐六字奇

小說家學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塵柄抵牝口賣了个倒八個

熟了也極力二字在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

花一手據枕此四字生出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

數鰐行泥凜中相似淫氣二字妙惟婦人在下四字妙將上文無

字沒口子呼叫達達不絕提既沒口子則亦無數提也正幹在美

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了放下一直走到假山

前上外雲字那里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了千百忙幹事處却

總映不快心事也西門慶抬頭看見點手兒叫他不下來妙一面

回叫也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于是撇了婦人大叉

步從石磴上走到亭子上來是赤身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

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

深處欲待藏躲春梅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

愛極小油嘴我却也等着你了遂輕輕抱到葡萄架下笑道你且

吃鍾酒着一面樓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

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

一時人來撞見寫春梅却是伏鐵棍西門慶問道肉門子關上

了不會角門三止問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

我投个內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于

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個皆中

花心奇景可見淫慾一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旋合

春梅斟了一鍾兒遞了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

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只是朦朧星眼四肢

暈然于枕簾之上口中叫道好个作恠的冤家捉弄奴死了焉聲

顫掉不寫幹事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

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倚兒上打睡就睡着了然乎春梅見他醉

睡走來摸摸妙寫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春梅聽見有人叫肉

門肉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并兒繇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

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上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

罷罷于是先掘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已難再奈何矣

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包兒來使上銀托子次用

疏黃圈束着根子初時不肯深入只在牝口子來回搗搗又作急

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淫

婦人我曉的你惱我為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恰來奈何我今日經

着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自己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

好說話兒了子是一壁慢着他心子把那話拽出來向袋中包兒

裡打開捻了些閨艷香嬌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送了几送須臾

那話昂健奢稜暴怒起來垂首玩着往來抽拽玩其出入之勢那

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子叫大鬚髮達達你不知

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罷了淫婦的秘心癢到骨髓裡去了可憐

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罷了淫婦的秘心癢到骨髓裡去了可憐

見饒了罷

又不要辭正淫婦口裡碎死的言語都叫出來

又插一句冷眼

局外人之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

三四兩隻手倒按住

言妙絕

枕席仰身竭力迎播掀幹抽沒至腰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

餘下婦人以怕不住在下抹拭牝中之津隨拭隨出在蓆為之皆

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遛不已

道我要娶个老和尚撞鍾忽然仰身望前只一送

出下回來那話攬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

了淫情極處有屋如含苞花蕊到此處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

男子又註一句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听磕磳响了一聲把个硃

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側目瞋氣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

出硃黃圈子折散兩截于是把婦人扶坐半日

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

大惡險不喪了奴的性命

我如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西門慶見目色已西連忙替他披

上衣裳

看秋菊收了吃酒的家伙

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

梅道小囚兒你在那里來把了几个桃子李子與他說道你爹醉

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

春梅開了花園門回來

朝隨金谷宴

暮伴紅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人知此回爲寫金蓮之惡。不知是作者完一事之結尾。渡一事之過文也。蓋特地寫一蕙蓮。忍令其烟消火滅而去。不几嫌筆墨直截。故又寫一遺鞋。使上文死去蕙蓮從新在看官眼中一照。是結尾也。因金蓮之脫鞋。遂使散濟得花關之金錦。此文章之渡法也。然而一遺鞋。則金蓮之狂淫。已不言而盡出。一收鞋。則蕙蓮之遺想。又不言而盡出矣。

蕙蓮原名金蓮。今金蓮得蕙蓮之金蓮。而必用刀剝之。是蕙蓮爲金蓮。排擠以死之惡。又于其死後爲之。再彰其憤。使金蓮之惡。不堪一提起也。

寫打鉄棍。見西門爲色所迷。而金蓮已盤曲惡根。不可動搖。

由此放膽行事以致有敬濟之事然則月娘引敬濟西門綰金蓮由漸而成乃有後文之事甚矣履霜之戒爲古人所重也

此回單狀金蓮之惡故惟以鞋字描弄盡情直至後三十回以春梅納鞋足完鞋字神理細數凡八十個鞋字如一線穿去却斷續遮掩而瓶兒玉樓春梅身分中莫不各有一金蓮以觀金蓮之金蓮且觀蕙蓮之金蓮則金蓮至此已爛漫不堪之甚矣葡萄架後便是金瓶二人妬寵起頭直至瓶兒死金蓮方暢此處却回顧蕙蓮必用金蓮以刀剝之明寫蕙蓮一人乃瓶兒前半小樣是蕙蓮在前如意在後蕙蓮乃瓶兒前車如意乃瓶兒後車也故蕙蓮死卽接翡翠軒瓶兒死卽接口脂香緊捷之甚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微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詩曰

幾日深閨繡得成

看來便覺可人情

一灣淺玉凌波小

兩瓣秋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跡

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罷花兒濕答答露

晒向窓前趁晚晴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再脫赤着身子婦人

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各股而坐重斟杯酌西門慶一手樓過他粉頸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鬢斜

軀酥胸半露嬌眼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映前錄纖手不住只韻攸然

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銀托子還帶在上面軟叮嚀毛都

魯的疊垂偉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哩都是你頭裡謊出他風

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熱

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夾及他夾及兒哩婦人笑啾了他一眼

一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

住用手提著說道你這厮頭裡那等頭睜睜眼睜睜把人奈何昏

昏的出又點這怕你推風症裝佯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假

提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舌尖挑破其蛙口那話登時暴怒起

來裂瓜頭凹眼睜圓落腮鬚挺身直豎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上

令婦人馬肥在紗帳內盡着吮嘔以暢其美俄而淫思益熾復與

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連連你饒了奴奴又要捉弄奴奴是

二人淫樂為之無度有詞為証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也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些

些是雨奔雲雨滿飲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癡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

睡鞋尋昨日腳上穿的那雙紅鞋三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

梅說昨日我和爹攔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

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粧憨兒無過

說我沒穿鞋進來妙何嘗盡婦人罵道賊奴才還粧憨兒無過

着鞋怎的屋裡沒有來鞋六婦人罵道賊奴才還粧憨兒無過

世道難尋
人說

金瓶梅
第一回

多不敢問

謂奴連

處尋了一遍那里討那隻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隻鞋去了。八鞋連我腳上穿的鞋九鞋都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裏做甚麼？可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會穿進來。妙何嘗婦人道：敢是昏了我鞋穿在腳上，沒穿在腳上。鞋我蠢來。不知道。寫其荒淫如畫。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來，叫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拥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見那里得來，正是

都被六丁收拾去

蘆花明月竟難尋

兩個尋了一遍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先○為○報○仇○一○○○秋菊道：「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鞋十我沒會見娘穿進屋裡去。局外人敢是你昨日開花

園門放了那个拾了娘的鞋去了。鞋十二被春梅一

噉了去，罵道：「賊兒鬼的奴才，又撓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便便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舖蓋，就不經心

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拥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鞋十婦人

叫探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如等我再往花

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

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里討鞋來。鞋十秋菊道：等我

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觀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

罷你跟着這奴才看他那里尋去。」這春梅又拥着他在花園山子

底下各處花池邊松牆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至此後

眼明但昨日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

不說為蠢耳。」

那個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
又沒到那里我看尋不出來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于藏春塢
雪洞內正面是張坐床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
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里沒的撫
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慌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二他
春梅道這這挺刺骨可死的成了良人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
鞋十在一個紙包內裏着些棒兒香與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
怎的有了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
鞋十說道是娘的怎的得到這書篋內好蹊蹺的事于是走來見
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里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
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

手內取過他的那隻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段子白綾平底鞋
花鞋兒鞋十不知其金針如何穿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鞋十一

一隻是紗綠鎖線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一鞋描婦人

登在腳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畧緊些九鞋方知是來

旺兒媳婦子的鞋波鞋二十不知几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

屋裡悄悄藏放在那里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

這鞋不是我的鞋二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

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鞋二我饒替

娘尋出鞋來鞋三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

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撥了塊大石頭頂在他頭

上婦人又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嫌房裡熱分付春梅把鞋臺

第一奇書 二十八回

有親也

根說大不

你此事說

少必認者

物件揚言

不在此文

其其素以

此辭不達

意也

放在玩花樓上梳頭去了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早辰從舖子裡

進來尋衣服絕不防走到花園角門首補一花小鐵棍兒在那里

正頑着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

甚麼與了我耍子罷敬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躰網巾

當一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

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敬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

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

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鞋二與敬濟看敬濟便問是那裏的那

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看見

俺爹中着俺五娘兩隻腿兒在葡萄架兒底下搖搖擺擺西門自

在此夫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娘要菓子吃在葡萄架

底下拾了這隻鞋鞋二敬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

蓮花黃媚把在掌中恰剛二寸就知是金蓮腳上之物便道你與

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

明日就問你要哩敬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笑去了這

敬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几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

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鞋二今日我着

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

時人不用穿針線

那得工夫送巧來

陳敬濟袖着鞋鞋二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

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

蓮在樓上所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

奴才沒頂着石頭道是姑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這小夥兒打步擦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上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是樓那里臨鏡梳粧。這陳敬濟走到傍邊。一个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盤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纒上戴着銀絲髻。髻還整出一絲香雲。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打扮的就是活觀音。須臾婦人梳了頭。撥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敬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敬濟道我笑你真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敬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詘起我來。怎說我去了。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

一把手拉住。說道。短命會張致的。來。見見媳婦。引出來。旺媳婦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引出自已。因問你請看。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提着鞋襪。把兒笑道。鞋一十八。你看這不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了頭。遠地里尋。敬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鞋二。敬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倒偷了我鞋。鞋三。還說我不害羞。敬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膽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八个你還調戲他。你几時有些忌憚兒的。又提蕙蓮見敬濟眉眼人人皆見其不堪。又照應上文也。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

惜金蓮若
獨家製是
一絕妙的不
賣人好也
屈其才解

你手裡鞋三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鞋三你還便宜自古物
見主必索取但道半个不字教你死在我手裡敬濟道你老人家
是个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里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鞋三
三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
命我的鞋應當還我鞋三教換其物事兒與你敬濟笑道五娘你
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鞋三婦人
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
不好與你的敬濟道我不如聞五娘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我一
心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不牢成久慣的短命
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口諾心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
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有詩

爲訓

郎君見妾下蘭階

來索纖纖紅繡鞋

不啻露泥藏袖裡

只言從此事堪諧

這陳敬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深的唱个喏婦人分付好生藏
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何官山敬濟道我知道一面
把鞋遞與他鞋三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
早拿着問我換綢巾圈兒要了如此這般告訴了一遍婦人听了
粉面通紅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夜時說
七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敬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
就賴着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又反觀西門婦人道我
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听小廝來安

情秋菊
一振起
金蓮
如此之罪

兒來尋爹在前所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攔攔他出去了。
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不肯。僮說道：「尋將娘
的鞋來。」鞋三娘還要打我婦人把陳敬濟拿的鞋。鞋四將這個放在那里。秋菊看
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鞋十將這個放在那里。秋菊看
見把眼瞪了半日，說道：「可是作性的勾當？怎生跑出娘三隻鞋來？」
了。鞋四婦人道：「好大膽奴才，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鞋十二倒說我
是三隻腳的蟾，不繇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
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鞋十三這回
教娘打我。原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舖蓋，不見了娘的鞋。」鞋十四娘
打了你這几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鞋十五若是娘頭上
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

好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

樣的。寫後文引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且說西門慶

叫了敬濟到前所封尺頭禮物，送賀于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

刑正千戶。出缺好合西門做官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

不必細說。西門慶送了鐵安送去所上，陪着敬濟吃了飯。烏得歸

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鞋十六

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奴才料的貨，平日幹的勾當，教賊萬殺

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鞋十七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

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半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

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兒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要

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

第一奇書
二十八回

多半婦人
輕信是此
愛人，實不
不怕人瞧
都愛呢

小猴子儼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兒，小厮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四鞋}八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厨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忘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甚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日中流血，假若死了淫婦，忘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厨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正罵了一二日，還不定因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著兩隻綠袖子睡鞋，^{鞋四}大紅提根兒，因說道：「呵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腳上？」^{鞋五}恁恁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鞋五}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那里再計第二雙來。」西門慶

穿紅鞋兒愛

帽兒

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達達一心只喜穿紅鞋兒。」^{鞋五}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恁奴才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合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鞋五}

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鞋五}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鷟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來。」^{鞋五}

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奇稀物件，也不

當家化化的，恁不的邪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

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鞋五}教我打了几下，分付春梅趁

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鞋五}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

穿了罷。」那秋菊拾着鞋兒，說道：「娘，這个鞋。」^{鞋五}只好盛我一个腳

指頭兒罷那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秘娘哩他是你家主子
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鞋五十八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
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鞋五十九被婦人又叫回來
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剝作几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
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恨○要○正○是○快○語你看着越發心痒越發
偏到个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惟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
个心婦人道你沒這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
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鞋六早晚看着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
恁一場你也沒恁个心兒還要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
罷了惟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跟前
行了禮法于是接過粉頸來就親了个嘴两个雲雨做一處正是

心何為三計

對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又濃有詩為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于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世人為此婦人提一心一計對丈夫為對野
漢為得計而世人受此撈籠者不少

